

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

我家可以看见青山湖

□李林

粉碎“四人帮”那年，我13岁。黄石市人武部的院子很大，很完整。它的后门正对着青山湖，仅隔一片稻田。在我家窗户旁就可以看见青山湖，像看一幅画，看一部山水片。我发现大人們的愁眉苦脸少了，欢快、舒心的笑脸多了，青山湖的湖光山色似乎比从前妩媚了许多。

“唉……”我常常看见有人在青山湖边长长地出一口气。

要问青山湖存在多少年了？不晓得。只知道，白天时光，微微荡漾的湖水经太阳一照波光粼粼，对面黛青色的山峦叫风吹成了墨绿色的倒影，山与水之间让蓝色染得极透明，朵朵白云就越发显得饱满。黄昏时分，五彩缤纷的色彩渐渐侵入，绚丽如同万花筒。此刻，野鸭“嘎嘎嘎”地叫着做各种荒唐游戏，将整个湖面揉得更加宁静了……

如果赶上落雨，整个水面经南国的雨“哗啦啦”一洒，便有了一层似隔薄纱的氛围，山朦胧，水朦胧，鸟也朦胧。有多少鸟“哗啦啦”地飞过湖面呢？真的没法说。湖边最不起眼的淤泥处，在六月间竟成了这幅山水画最得意的大写意，万扇荷叶迎风招展，千朵荷花竞相开放。采莲人多是姑娘，撑一叶扁舟，穿梭其间，歌声远远飘过来，听起来柔柔的，十分甜蜜、悠扬。

与湖相连的，是一片稻田，金灿灿的，谷穗清晰可见。一群群红蜻蜓、蓝蜻蜓漫天飞舞，引得一群细仔子四处追逐。岸边总有停靠的小船，空无一人，激起细仔子心中荡漾。白天时，到船上玩泥巴，或者趁人不备偷偷摘几个莲蓬；到了晚上，如果有一钩新月挂天上，那么小船百分之百就成了玩伴们聚拢的地方，敞开心扉谈各自的天真梦想，谁也不准笑话谁。

等到晚上10点钟许，细仔子们才从小船上下来，掏出手电筒，猫着腰，像士兵一样一字排开，在稻田里搜索。经电光一照，许多青蛙在稻谷根部纹丝不动，大家就用手轻轻一抓，然后放进一个长条布



口袋里，不大一会儿，就能抓获20多只，回家交给父母，打打牙祭。接下来，拿一根细钢丝弯个勾，穿上活蚯蚓，去掏黄鳝洞。先在岸边水中，用大拇指和中指弹击几下发出声响，然后将带诱饵的钢丝伸进洞口，待黄鳝咬了，猛地往外一拉，一条长长的黄鳝就逮住了，再往地上使劲一摔，它就半死了，很容易放进布袋里。很惭愧，那时候还真没有动物保护意识。

5年后，我们家搬进了新楼，还是一眼能看见青山湖。青山湖已是一个小公园了，新建了猴山、熊山、鹦鹉馆等，每天人来人往。湖面修建了一座水上廊桥，人们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对岸。

考上大学后，我激动地嚎啕大哭，这才发现自己瘦得跟猴子一样。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有命的存在，想想我将要出门远行，告别父母、告别同学，顿生百种忧愁与惆怅。我经常在青山湖公园与亲朋好友照相留念，总爱算计着张数，舍不得多照。洗出来的照片是黑白的，那倒没关系，涂一些油彩就是彩色的了。

再后来，大学同学来访，我把他们拉到青山湖，忆往昔，娓娓道来，绿水青山依旧在，只是时光不能倒流，往事只能回味了！

巧的是，我现在供职的单位大院里也修了一个小公园，楼台亭廊，小桥流水，蛮有韵味，别人都夸我有福气。

我家可以看见青山湖，许多人对此眼馋、羡慕，因为它一直是我们最绿色的地段。黄石市重工业发达，当时缺乏环保意识，城市布局不甚合理，冒烟的企业大多设置在市中心或者上游地区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流行黄石市是“光灰（辉）的城市”这一说法。居民在钢铁烟尘、煤炭粉尘、水泥灰尘漂浮的空气中生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真是遭罪。赶上谁家后生谈情说爱，家长们的意见出奇的一致：“去，去青山湖谈，最好谈上一天！”
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我们市加快了追求GDP的步伐。那时，不懂得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这个浅显的道理，认为追求现代化的繁荣和幸福就得牺牲些什么，上项目、盖高楼、搞基建，就是现代化，处处都像个大工地，似乎才显得是在干大事，炸山、填湖之类的蠢事也没少干。呜呼哀哉！

我大学毕业后进北京工作，见过北京的蓝天白云、秋高气爽，也见过北京的沙尘暴和雾霾天，越来越感觉到环境保护的重要，也切身体会到美好环境一旦被毁的恐惧，甚至在遮天蔽日的雾霾天里有逃离北京的想法。联想到青山湖终于未能免遭污染，心如刀割。

有一年，周围几家工厂将化工废料、污水直接排往青山湖，黑得发红的污水与清澈的湖水交汇，还冒着一股刺鼻的气

去成子湖产卵。那条鱼是打前锋的。

又是一个夜晚，二柱爹在外面守候两个时辰了，回到草棚想歇会儿。二柱爹在二奶奶的身旁躺下，身体向下弓着，耳朵紧贴着二奶奶的腹部。啊，这小东西动了。你说这娃将来做什么啊？

要是儿子，就跟你一样，打鱼呗。

要是丫头片子呢？

那就随我，织网。

嘿，外面传来水声，二柱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冲向河边，只见河面漾开很大一片波，看势不是一条鱼。二柱爹凝视着罾，和鱼慢慢耗着。

河面回归平静，二柱爹又返回草棚。哎，你说奇怪吧，二奶奶说，刚刚有一条大鱼托梦给我呢，让我们网开一面，让它们去成子湖繁衍后代，如果不的话，将鱼死网破。

鱼哪能托梦呢，不要信这个。二柱爹说。

二奶奶接着说，好大好大的一条鱼啊，张着碗口那么大的嘴，还说，它们跟我一样，都是怀着孩子的母亲呢。

二柱爹把二奶奶拥进怀里，说，应该是发财的机会来了，哪能考虑得那么多。

你说鱼现在怀着崽，二奶奶向二柱爹的怀里钻了钻，又说，就像我现在怀着孩子一个样吗？想想真可怜。

我们渔民没有土地，也没有其他收入，就是靠捕鱼为生，有鱼群过，这是多年不遇的机会，二柱爹说到这里有些得意。

时令已是暮春。二柱爹整整守了一个春上。鱼群一直在罾的不远处徘徊。又是

裸奔。那里人迹罕至，只有小鸟与松鼠之类相伴。带一安全网的吊床，一头系在松树上，一头系在槐树上，人就裸在风中，看书、听收音机，无比惬意。松树上的松鼠，开始好奇，后来凑趣，再后来竟然也可当着我的面而睡去。彼时年轻，夜晚覆肚而眠，却也不曾感冒。现已糜烂老矣，见松鼠，松鼠都不待见我。不像彼时，你看松鼠一眼，松鼠也看你一眼，山风吹我，也同样吹松鼠。

我到瑞丽工作，此处乃边疆小城，人口略过20万，小城藏富于民，不少民间富豪住着别墅高楼，但也看到居住条件逼仄者，常引我唏嘘。人为之宿，不过求一屋一床，即便如此微弱愿望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仍有一些人难得满足。我从不和别人比吃穿，也不和人比住宿。唯有所比的，就是每天快乐地享受工作与学习。没想到，边民之宿，也让我如此纠结。在某地，见一村负责人，也想当贫困户，问之，才知贫困户因得扶持而有宽敞居所。贫困户因贫受扶，倒也应该；但扶后形成

味，谁看了谁心疼。湖水渐渐变绿、变黑，水面渐渐漫过稻田，快淹到楼房前的空地了。周围居民不干了，纷纷找区里、市里领导反映情况，要求解决问题。后来，有一天，一拨接一拨的胖头鱼纷纷浮出水面，可怜兮兮地张大嘴巴喘气，样子十分凄凉。我做过多次噩梦，都是梦见青山湖里飘满了一片片白花花的死鱼。

若干年后，我又看到了青山湖。野鸭再也不见踪影，据说荷花多少年都没见过花开。多少叫不出名的小鸟都飞走了，也不知到哪儿去了，想听听鸟鸣竟成了一种奢望。父母心里很难过，我也不敢再提北京的公园。

我走南闯北，去过不少地方，发现世界上许多地方并不像我们那样热衷于搞大呼隆式的推倒重来，而是倡导“修旧如旧”，追求自然之美，追求传统与现代的和谐。这是对的。

幸运的是，近些年来，与大自然作对、与环境蛮干的现象出现了根本性的扭转。黄石市提出以“人类宜居城市”为未来发展目标，搬迁了一些污染严重的厂矿企业，新建的湿地、公园鳞次栉比，空气质量指数定期发布，生态环境明显得到改善，青山湖公园竟成了全市最小的公园了。我们这座长江边上的山水城市，正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我现在喜欢夜里去游青山湖，星星多了还是少了，由它去，反正都是家乡的星星；廊桥的灯光依然温暖，多晚都能照到缠绵的情侣，好多情话说不完；岸边依旧停歇着一两只空船，浆在人不见，当年一群细仔子玩耍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，仿佛远处的灯火，渐渐地隐去。蜻蜓、青蛙，再也不曾寻见，野鸭却重新飞了回来，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鸟铺天盖地，成了新的景观。湖中央新建了一个红色的湖心亭，倒影在水中，经微风一扇，红彤彤一片，荡漾着，像是轻轻呢喃着什么……

40年过去，掐指一算，我都五十好几了，再看到青山湖时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一个夜晚，愈静，各种昆虫鸣得愈欢。

哗——水声又起。看来鱼要闯罾了。二柱爹披衣走出草棚，手握绞柄，等待鱼进网。

一尾、两尾、三尾……终于进网了，二柱爹扳起绞柄，网渐渐收缩，越扳越有些吃力，在网欲露出水面时，简直乐坏了二柱爹，那么多鱼呀，活蹦乱跳的，再往上收网二柱爹有点力不从心了。

老婆子，快来搭把手。哎，好的。二奶奶听到二柱爹的求援，从草棚里出来，使劲地帮着扳绞柄。

鱼在网里跳，其实是在绝望中挣扎，就在这时，一条巨鱼冲出水面，直奔罾网而来，这股劲如旋风，只听咔嚓脆响，罾网断裂，鱼全部落入水底，继而向成子湖方向游去。

二奶奶由于用力过猛，一下失重，人向后猛摔过去，顿时昏迷不醒。二柱爹顾不上鱼事了，忙将二奶奶抱进草棚，约一个时辰，二奶奶醒了过来，直喊腰疼，接着裤脚有鲜血洒出……

后来，二柱爹求了几位郎中，终于保住了二奶奶的胎位。再后来，二奶奶生下一个男孩，取名小柱子，应了二奶奶的话，长大后随了他爹，也以捕鱼为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兴修水利，洪水不再泛滥，废黄河成了堆上人家的钱袋子，有日出斗金的说法。

二奶奶今年九十有六，这些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。她还说，后来啊，我们意识到，不能赶尽杀绝，咱子孙还得靠捕鱼生活呢，堆上组就定下了一个规矩，仲春至夏至为禁捕期。巧合的是国家在同年颁布了《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》。

依赖堕落之风，也值得我们警惕。

其实，在我的心底，更喜欢松鼠一般的生活。每棵树都是自己的居所，每阵风都是自己的朋友，每天都在自由地呼吸中睡去，每个早晨又在晨光中醒来，无拘无束，无高无低，无近无远，无欲无求，只是风一样的存在罢了。

只是我，离泰山越来越远了，离自然越来越远了。



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

◎现场

丽江古城阿六叔

□张柠



《丽江组画》之一 张巧莹

离开丽江多日，阿六叔的形象还在我眼前晃动。他个儿不高，微胖，小眯缝眼给人总是在微笑的感觉。他喜欢说笑，善于模仿，特别擅长模仿外国人说中文，或者中国人说外文，激动起来还手舞足蹈地表演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立刻就联想起布拉格作家哈谢克笔下的“好兵帅克”，风趣幽默，特别可爱。

阿六叔跟妻子一起，管理着他们家族的遗产，一幢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宅老宅。院子门楼上方，挂着祖先商号的名字“恒裕公”。这幢宅宅现在已经是丽江古城著名的民居博物馆，每天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到丽江旅游的年轻人慕名而来，既慕“恒裕公”之名，也慕阿六叔之名。

在兄弟中排行第六的阿六叔，本名李君兴，一看就是汉人姓氏，可是他却郑重地对我说，他是纳西族人。400多年前，明王朝留都南京，有一位名叫李致士的人，受丽江纳西族木王府之邀，担任大土司、诗人木增的汉语老师，同时兼任王府藏书楼“万卷楼”的掌印人，相当于“皇家图书馆馆长”。这个李致，就是阿六叔李君兴的先祖。从此，李家与纳西族世代通婚，成为丽江声名显赫的家族，也是在玉龙雪山下、茶马古道上传播汉文化的重要使者。到了清代，政府实施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李家祖先赐封为“恒裕公”，这也是丽江古城历史上声誉卓著的一个商号名称。阿六叔李君兴，就是“恒裕公”的第13世子孙。他身上同时流淌着汉族和纳西族的血液。

尽管阿六叔穿着汉服，米白色棉布对襟上衣，黑色圆口布鞋，说着带丽江腔调的普通话，但我一眼就看出，他的确不像标准的汉人。或者说，他身上没有“早熟民族”那种低调内敛、谨慎寡言的性格。恰恰相反，他外向好动，热情多言，有亲和力，说话时手舞足蹈，模仿起来惟妙惟肖。如果不是因为有些羞涩，他大概还打算模仿鸟叫，甚至还试图往地上打滚儿吧。我觉得，他就像一个刚刚从森林里走出来的孩子，天真烂漫。给他这个评价的，不只我一人，他的妻子也这样说。

那天晚上，阿六叔设家宴招待客人，美食不停地端上餐桌，但他的妻子却一直没有露面，在厨房里忙着做菜。我们建议阿六叔请出夫人。不一会儿，妻子就穿着红蓝黑三色相间的纳西族民族服装，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身后还跟着正在读小学的女儿。

妻子和氏，典型的纳西族姓氏，名叫阿梅。她身材修长，眼神清澈，淡茶色的皮肤散发着光泽。阿六叔用纳西语跟妻子交谈了几句，再用带西南官话口音的普通话把我们介绍给妻子。我们则直截了当地问阿梅：怎么评价阿六叔？她略微沉吟了一下，含笑说：“他就是个孩子。”阿梅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向阿六叔投去一丝欣赏和爱怜的目光，接着把女儿揽进怀里。

说阿六叔像个孩子，只是一个比喻，或者只是在描述他的性格中最直观、最可感的一面。其实阿六叔自有他严肃认真的地方，比如，他对待历史文化保护的态度，执着认真，坚忍不拔，不唯利是图，也不朝三暮四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要对得起我们的老祖宗，对得起丽江古城“世界文化遗产”这个称号。正如纳西人所说的那样：女人干话，男人传承文化。平时，家里的大事小事，都由妻子阿梅料理，而阿六叔则遵循着纳西族男人的传统，只管“文化”问题。比如文化传播，向游客叙述李氏家族的历史，还有这幢老宅子的历史。比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未来发展。

阿六叔所保护的，与其说是一个百年老宅，不如说是汉纳西族人民互敬互爱、融洽和谐的美好记忆。这些天来，他们淳朴的情谊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，他们活泼的性格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我想，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这种天真烂漫的秉性呢？这对于理性的、交换的、工具的现代文明而言，是一件多么稀罕且珍贵的事情！我把阿六叔那孩童般欢快的模样，还有他妻子阿梅清澈的微笑，都镶嵌在玉龙雪山下、茶马古道上的丽江古城整体画面里，让它们融为一体，更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天真才有活泼，包容才有多元，开放才有发展。丽江古城，这个多民族、多语言、多宗教的交汇之地，这个著名商旅要道茶马古道上的重镇，吸纳和保存了质朴的古典文化、奇异的多语言文化、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、开放的商业文化。这样一座边陲古城，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中心。

雪山、高原草地的樱草花、商旅马帮、东巴象形文、寺庙、古城、书院、街市，还有藏族、彝族、纳西族，阿六叔、阿梅，都给了我最美好的记忆。“高原之旅，吐蕃故里，犁牛石下，丽水出焉。千景汇流，百族合一，古城丽江，画中有诗。”我写过一首小诗，现在把它送给阿六叔和丽江。

1938年的鱼（小说）

□颜士富



二奶奶嫁到堆上组的那天，是黄河最后一次改道，浩浩荡荡的洪水从花园口一泻千里，拐了九九八十一道弯后，在新袁的一个村又拐了一个弯，把一路携带的泥沙冲在了岸上，形成了自然泄洪的土堆，后来就有人陆续住到堆上。现在叫堆上组。

二奶奶那天是趴在一副门板上漂到堆上的，是二柱爹把她救上了岸。二奶奶长得漂亮，两眼水灵灵的，一双小脚似初三四的月亮……

二柱爹一下就喜欢上了二奶奶。

后来，二奶奶就嫁给了二柱爹，他俩和堆上组的其他人家一样，以打鱼为生。

二柱爹在黄河滩搭了个草棚，在通往成子湖的河道上布了一道扳罾（zēng）。扳罾是河罾的一种，要根据罾网的宽窄在

宿

□戴荣里

少时虽家贫，但有三间瓦屋，我居一间，有一床。别姓侄儿求住，共眠一床，沂蒙山谓之“通腿儿”。侄儿汗脚，特臭，害我每晚遮鼻而眠。我足不出汗，脚比手香，让这小子沾了好几个冬天的光。

志学之年，接班泰山脚下，住大通铺。大通铺，声色犬马，一览无余。冬天，北方冷，支上两个大火炉，烤馒头，温酒，香味溢满整个屋子。自然也有不讲究的，烤鞋，烤袜子，我有昔日被乡下侄儿熏过的功底，倒也能承受。可怜那些来自城市的白脸，想抗议，但老师傅脸黑嘴辣，只好把抗议的话咽回去。

后来上学归来，有了学历意味着有了技术，在工程队有了独居一室的机会，有

仍住工棚大通铺的工友，过来小酌话家常，倒也感到温馨。幸福是相比较而存在的，我时常感受到各种满足，与常年生活在一线有关。在大通铺环境下生过的人，没有不能生存的地方，所以我对住宿条件一向不讲究。

后来到北京，房子成了居民们大呼小叫的东西。夫人有远见，在北京城东，购置一套三居之所。为了装修，我去同楼一邻居家参观，见其客厅竟然也摆着一张大床。三代人共居一室，公公和儿媳，虽同是一家人，起居穿戴之尴尬，可想而知。那天，我好像看到了人家的羞处，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，一个人在那里流了很长时间的泪，直把我的房子看成广阔的海洋般。在北京，这样的家庭不少，有些是北京老户，有些是外来游子，和他们相比，我没有理由说我不幸福。

看着各个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，我总会想到那些还没有宽敞住处的人。在泰山脚下生活时，我有一个习惯，每到周末，总要抽出一天，到泰山侧峰的山顶上